

神探古罗夫探案集

# 美色陷阱

(俄) 尼·列昂诺夫 著  
孙文林 译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美色陷阱

(俄) 尼·列昂诺夫 著  
孙汝林 译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色陷阱/(俄罗斯)列昂诺夫著;孙汝林译. —西安:  
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1

(神探古罗夫探案集)

ISBN7-80605-966-0

I.美... II.①列... ②孙... III.侦探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1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19241号

神探古罗夫探案集

美色陷阱

[俄]尼·列昂诺夫 著

孙汝林 译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

---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5插页 160千字

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---

ISBN 7-80605-966-0/I·835

定价:1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43)



### 作者简介

尼·列昂诺夫1933年生于莫斯科，1999年1月去世。大学法律系毕业，在警界当侦探10年，其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，著有侦探小说30余部，其中以古罗夫为主人公的12部，皆被拍成电影。在俄国家喻户晓，有口皆碑。正像俄国文学报1999年9月15日介绍的那样，“只要你走进莫斯科地铁，每个车厢里肯定有人手持列昂诺夫的小说在阅读”。作者1998年12月30日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美国在30年代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，好莱坞的优秀侦探影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犯罪形势，但愿我的小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，因为警魂能镇住匪魂，能唤醒民魂。”

Рейсбукующие муга.

Сурот Лек Шлакотин.

Крзкы Сталинат Вазинсиды.

Мария Строева - маца, актриса.

Ормыт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- генерал.

Ковеш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- Бундистича.

Сильвер, хромой, рабоч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.

Бывши медведи.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и Софья.

Клидасик Николай

Генерал, Фомиа Николосович

Бундист Лев Масиз - хозяин города. Братья охранники  
Левый и Правый

"Орчунчи Акрам. зоотехник и историк Береста."

Катунь.

Генерал Соловьевич Оле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.

Светловый - авторитетный худший абсолютный опередельщик

"Сазан" Андрей Тарасов

Лилина Старова.

Шаров Семья Кириллович - инженер, чуж разбивка

Старик -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

Братья: Авторитет: Тишин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"Акция".

Вицекомандир Тишин Семья Николаевич.

Историк Заведение отцу Семья

"Самой" авторитет - Чередуши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Катерина.

муж, и в "Лешко".

Носия - буржуйская жена. Викторина Никитична

Алжаритим - Сазан Кастро

作者手迹

## 内 容 简 介

妙龄女郎叶莲娜意外死亡，刑侦员古罗夫奉命侦破此案。凶手会是谁呢？是丈夫？是男友？还是闺中女伴？待到剥开层层黑幕，凶手最终被绳之以法。

## 目 录

今日.....	( 1 )
往日.....	( 28 )
今日.....	( 66 )
往日.....	( 80 )
今日.....	(107)
往日.....	(130)
今日.....	(163)
往日.....	(189)
今日.....	(204)

## 今 日

司机把车停在门口，头也不回地问道：

“在这儿等，还是您再叫我？”

莫斯科刑侦局的高级侦察员列夫·古罗夫惊奇地望了司机一眼。这些年来，认识他的司机对他的称呼各不相同，有的呼他的名，有的呼他的姓，但不管怎么称呼，都对他怀有一种亲切感和尊敬心。对于这一切古罗夫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此刻他才发觉他并不认识这个司机。其实，和司机认识不认识都无所谓，可是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恼火。因为今天一开始就不顺利，所以必须冲掉这个晦气。他路上一直在考虑：就算这是一起命案，但上校为什么非得派他古罗夫带领行动小组赶赴事故现场呢，何况今天还是他值班后的休假日。

“您回车库吧，到时候我打电话。”

古罗夫瞥了一眼神情满意的司机下了车，走向科技处的法医和鉴定员，他们带着工作箱正向大门口走去。



古罗夫跟他们走了过去，他按了一下号码锁上呼叫值班员的红色按钮，但没有反应。

“打开吗？廖瓦？”鉴定员问道。

古罗夫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一群学龄前儿童一拥而上，冲向大门，其中一个踮起脚尖，用划破了的脏指头戳了戳门锁的按钮，门便打开了。孩子们毫不客气地把这几位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挤到一边，在凉爽的前厅高声尖叫，到处乱跑。

古罗夫跟着孩子们走进大厅，四处望了一下。

右边是值班员宽敞的房间，可以看到一张长长的桌子，但值班员不在。左边布告牌上隐隐约约地显出住房建筑合作社的几个缩写字母。原来这儿是建筑合作社，管委会就在这里开会。当他们登上干净而宽敞的电梯时，古罗夫想，这所房子肯定相当昂贵，因为住户大都是中等以上收入的富裕人家——教授、杰出的演员，或许还有商场经理。

他们要去的房间门敞开着，门口没有一个人。

古罗夫一行三人走进前厅，顿时觉得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好像有个人出来迎接他们。廖瓦一下子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原来，前厅对而的整个墙壁竟是一面大大的镜子。

他放慢了脚步，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

“你们好！”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样的问候简直是貶笑大方，因为他们是到死人这儿来的。

一个竞技运动员模样、身材匀称的男人从侧门走了出来。

“警察局的吗？我们在恭候你们，请进！”

廖瓦朝房间里瞥了一眼，看见地上有一具尸体，他转向那两位同志，意思是说：请进，开始吧。

勘查程序是由法律明确规定，并经多年的实践检验过的。

首先应该由法医确定死亡事实，然后再由鉴定员——犯罪侦查鉴定员着手工作。如果事故的事实确凿无疑，那廖瓦就可以连尸体看都不看。他一定会这样做的。一般来说，人们对于死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是会司空见惯的，然而，这种说法对古罗夫却不适用。他非常明确，这对他毫无影响。

“请吧！”

廖瓦点了点头，随着那位竞技家走进厨房。

“请您把一切按顺序讲讲。我是莫斯科刑侦局的高级侦察员古罗夫·列夫·伊万诺维奇。

竞技家推开古罗夫递过来的证件，矜持地点了点头说：

“谢尔加乔夫·杰尼斯·伊万诺维奇……住在对门，邻居。”

厨房挺大，可能还兼做饭厅。古罗夫瞥了一眼，看出这里的一切都很豪华。当他在桌旁坐下来时，立刻发现，他的面前有位姑娘，她双手掩面，但从她那紧绷在大腿上的牛仔裤、披在瘦削的肩上的花衬衣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从容易最先衰老和显示女人年龄的一双手来看，即使是非专业人员，也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来，这个姑娘不会超过二十岁。

廖瓦坐下时，以询问的目光望着谢尔加乔夫：

“杰尼斯·伊万诺维奇，不久前您还是运动员，现在呢，搞什么工作？”

“新闻记者。”杰尼斯·伊万诺维奇用不大友好的语气回答道。

廖瓦耸了耸肩膀，意思是说：不管您愿意不愿意，反正我们都要作记录。

“请讲吧。”

他同意地点了点头，望了一下挂钟，稍稍停顿了一下，平静地说：

“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二分，两点十分时，时间我看得很准确，因为我知道您会问到它的。”他望了望古罗夫，等着他的赞许，但没有等到，于是接着说，“有人按了一下我的门铃，我打开门，薇拉在门口站着，”谢尔加乔夫转向发呆的姑娘，“她披头散发，简直可以说不成人样了，薇拉开始语无伦次地解释说，列娜……叶莲娜·谢尔盖耶芙娜·卡恰琳娜……摔倒了，太阳穴被碰了，还……总之，不好。我跑过来一看，我稍懂一点医，——列娜已经死了。我给急救中心和警察局都挂了电话。急救车在你们来以前就回去了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你们两人没有亲眼看到卡恰琳娜是怎么摔倒的？”廖瓦用习惯的手势拿出记事本，开始做了简短的记录。

“我没有亲眼看到，但这是显而易见的。”谢尔加乔夫望了望廖瓦，悲剧就发生在这堵墙的那边，现在法医和鉴定员正在那里工作。

“薇拉是女儿，是家属吗？”

“她是我们的一个值班员，工作一昼夜，休息一整天。”

“您，杰尼斯·伊万诺维奇，和薇拉都是见证人。”廖瓦握住薇拉的手说：“您身体没有事吧，薇拉？”

没有想到姑娘使劲地推开廖瓦，站起身就从厨房走了出去。古罗夫闻到了一股强烈的刺鼻的酒味。

这个男人第一次用同情和理解的目光望了望古罗夫，并且显然是十分勉强地说：

“姑娘倒是一个好姑娘，但是她变了，尤其是最近。”

“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？”

“去年秋天来的。经历很简单，参加了考试，没有被录取，您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“她报考的是电影学院还是戏曲艺术学院？”

“电影学院。”男人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瓦。“您看出来了吗？”

廖瓦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他建议跟他交个朋友，谢尔加乔夫表示同意，也点了点头，说：

“有些情况往往像是命运安排好了似的。外地的美人一来，整个首都都为之倾倒，令人感伤的故事便像传送带上输送的同一种东西一样，接连三地发生了。”

比他稍大一点，廖瓦估量了一下，过去是个优秀的运动员，就是现在仍然很注意自己。古罗夫不由自主地开始描绘起谢尔加乔夫的画像。年龄大约是……三十六岁。身高一米八五，体重将近九十公斤，浅褐色的头发修剪得短短的，褐色的眼睛，笔直的鼻子……特征：在微笑之前先皱眉头。毫无疑问，善于交际，能与人和睦相处，常常受到女人的青睐。

古罗夫似听非听，他仔细端详着杰尼斯·谢尔加乔夫。他自己也不清楚，在这个坦荡直率、富有魅力的人身上，究竟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警觉。

“你没有听我讲吗？”谢尔加乔夫从口袋里掏出了烟卷，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古罗夫。

“请吸吧，请吸吧。”廖瓦像主人似的把烟灰缸放到谢尔加乔夫面前。“但是先请您看看姑娘身体怎么样。很抱歉，我要……”

“她挺好的！”

薇拉走进厨房，很快地坐在桌旁，双肘撑着桌子，把带

有小酒窝的下巴放在手掌里，用睁得大大的、激动得发光的眼睛盯着古罗夫。

“叶莲娜死了。”薇拉难过地撇嘴，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。

她又喝酒了，古罗夫不由自主地暗自思忖。昨天喝了酒，今天又去喝，这会使她疲惫不堪的……

“薇拉，我叫列夫·伊万诺维奇·古罗夫，请原谅我的这样公事公办，请您讲一讲事故发生的情况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滑了一下，摔倒了。”

“当时您不在房间？那么您在这儿？在厨房？”

“好啦！”薇拉不知为什么发了火，“我在下边坐着，在玻璃房里。”

“请等等、请等等。这么说来，当卡恰琳娜摔倒时，你不在这套房子里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我不是告诉您了吗，我在下面，在‘水族馆’里。”薇拉从谢尔加乔夫那儿拿了根烟，抽了起来。

廖瓦意识到，得赶快改变工作方式。就是说，这个不幸事件没有见证人，有的只是尸体。廖瓦站起身来，朝房间走去，又转过来莫名其妙地问道：

“您是怎么到房间里的呢？”

“我有钥匙。”薇拉猛然动了一下肩膀。“这儿归我收拾。”

“您一来到这里就看……”

薇拉哼了一声，转向谢尔加乔夫说：

“真蠢！还是莫斯科人，可能还受过高等教育吧！”她向古罗夫递了一个试图表示傲慢却又徒劳无益的目光：“不是！我没有去过，也没有看见！我是拿着掸子跑到窗户那儿去的。”薇拉急忙跑出厨房，差点和廖瓦撞了个满怀，后来，廖瓦听

到浴室里什么东西跌倒在地上的声音和哗哗的流水声。

古罗夫瞥了一眼纹丝不动坐在那里的谢尔加乔夫。他抽着烟，望着窗外。他的沉着镇定中蕴含着局促不安和心神不宁。

他告诉我说，女邻居出了事，廖瓦思索着。莫名其妙地死了人，而且还不是一点也不认识，这一切都很清楚。但是这个年轻人的举止却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似的，为什么？廖瓦带着这个问题向鉴定员和法医工作的房间走去。

鉴定员已经拍完照正在收拾相机，法医正跪在地上弯腰验尸。一幅可怕的画面出现在古罗夫眼前：一具无腿无头的男尸，它的下边伸出一双裸露的女人腿，长长的，光滑的，栩栩如生。一只脚光着，另一只脚上穿着带有毛茸茸的红色绒球鞋。

古罗夫以目光询问鉴定员，什么地方可以坐。鉴定员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毛皮圈椅。廖瓦深深地坐了进去，他本想立刻站起来，因为又开始热起来了，加之圈椅往往使人感到安宁、昏昏欲睡而不去思考，但是他还是没有站起来，只是向椅子边挪了一下，开始观察起客厅来。不用说，这个房间就是客厅。他一看见敞开的酒吧，就不由自主地想：薇拉是在什么地方喝的酒呢？当然这个地方她是不会来的。他立刻就想发火，他想集中思想：我这是怎么啦？我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收集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吗？卡恰琳娜摔倒在地并被撞了。她撞到什么上了？他看见了另一把圈椅，女人就躺在这把圈椅附近。圈椅是木制的，高高的雕花靠背，扶手的顶端有几个擦得发光的铜球。多么舒适的圈椅。廖瓦想，坐在圈椅里抚摸着清凉光滑的铜球一定很惬意。如果摔倒，太阳

穴碰到这样的球上呢？可怎么会在这里摔倒？地毯又不滑。是绊倒的吗？一个年轻而健康的女人，就是摔倒，她也会本能地伸出手来，减轻撞击，不可能平地栽倒。是喝醉了？廖瓦的日光转向房门，似乎想看到薇拉，接着又把视线转向敞开的酒吧。不由地想到：应该说一声，让姑娘别离开。但是他却没有动。不眠之夜开始了，炎热减退了一些，但只是稍微一点点，也就是让人能活着而已。周围的一切都让人生气：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、掩饰着自己内心悲哀、富有魅力的竞技家；持有这套房间的钥匙、装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、满身酒气、一点也不顶用的女演员；甚至还有已经死去、但两条腿还是那样楚楚动人、栩栩如生的住宅女主人。她为什么会摔倒？那里根本就不滑，而且还不偏不倚一下就撞到了铜球上？还有，既然已经宣布是一次事故，为什么屠里林上校还要派他，高级侦察员廖瓦·古罗夫，来这儿？是有人要求康斯坦丁·康斯坦丁诺维奇委派的？是谁要求的，为什么？

入口的门砰地响了一声，廖瓦刹那间就到了前厅，他想追上愤然离去的薇拉。姑娘靠着谢尔加乔夫的手臂站在桌子旁，他们两人都用恐慌的、带有歉意的目光望着从门外进来的男人。他们几个人和他，廖瓦，在前厅大镜子中的重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。

“杰尼斯，出了什么事？”一男人问道，他既没有注意薇拉，也没有注意古罗夫。“您为什么把电话打到领导的办公室呢？怎么啦？叶莲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很遗憾，您的夫人去世了。”除了这句笨拙的、台词似的答话外，古罗夫再也编不出其他的话了。

廖瓦明白，来者是房子的主人，死者的丈夫。

“叶莲娜！”卡恰林叫了起来，显然他不相信所听到的话，所以到各个房间里去找妻子。“叶莲娜！”

古罗夫没有拦他，只是跟着他。男人的身后散发出一种浓烈的香水味，廖瓦也说不上这是什么香水。

“杰尼斯，”不知为什么廖瓦认为可以称呼谢尔加乔夫的名字，“去抓住他。”

“他又不是东西。”谢尔加乔夫嘟囔了一句，他还是上前拦住了快要跨进客厅的卡恰林，抱着他的肩膀低声说：“戈沙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走吧，亲爱的，你已经帮不上忙了。法医在那里，我们不要妨碍他。”就把主人领到厨房去了。

古罗夫从卡恰林沮丧的神态中发现有些反常。他竟然立刻就相信了发生的事情，而且竟然连客厅也没有进，只是在门口张望了一下，便退到一旁，然后顺从地慢条斯理地向厨房走去。

“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薇拉轻轻地咬着浮肿的嘴唇，直望着前面。她没有发现古罗夫，显然，她是在自言自语。

古罗夫没有回答，问题显然不是对他提出的。他气愤地抖动了一下肩膀，想抖开贴在背上的衬衣。

“您是不是对死者恋恋不舍？”古罗夫小心谨慎地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薇拉用困惑不解的目光望着他。当她理解了他的问题后，骤然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：“我特别喜欢她，太喜欢她了！现在叫我怎么活呀？”

古罗夫警觉起来，他抑制住自己容易冲动的情绪，想通过这种表演般的手势和语言，窥视出主要的、隐藏着东西。这种东西是存在的，这一点廖瓦深信不疑。人们即使假装痛苦，



也不可能无缘无故。这不明不白死去的只是姑娘的一个熟人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朋友，又不是母亲，更不是孩子……

他站在镜子前，见客厅的门稍微打开了一点，鉴定员在向外张望：

“列夫·伊万诺维奇，请来一下。”

古罗夫踌躇了一下，他想看清哪边是门，哪边是镜子。

“薇拉，请您不要离开房子，不要再喝酒。”他还没有等到姑娘气急败坏地说出一些恶语，便向客厅走去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尸体用一件连衣裙盖着，法医在过道里抽烟。他向廖瓦摆了摆手。鉴定员重新打开自己的箱子，廖瓦从他在箱子里取东西的样子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而且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奇。

“我给你说什么呢？廖乌什卡，”法医饶有兴趣地望着缕缕的烟圈。“凶杀。完全是一起凶杀事件。伪装得很愿意，我相信，那是本能的。非常明显，她绝不是自己撞伤的，而是被别人打的。伤口是直的，而被血污染的扶手头是圆的。再说，摔伤的流血也不是这个样子，身体躺的姿势也不一样。不管怎么说，凶杀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。多漂亮的女人啊！”法医突然结束了他的话。“你开始工作吧，高级侦察员。”

古罗夫什么也没有说，点了点头就回到了客厅。鉴定员用粉末对圈椅扶手进行了处理，然后寻找指纹。谁还没有抓过圈椅？廖瓦想。他把眼光转向电话。

“打吧，”鉴定员猜到了廖瓦的用意。“这是在卡恰琳娜的连衣裙口袋里发现的。”他把几把钥匙和一个精致的打火机交给了古罗夫。

古罗夫给屠里林挂了电话：